



粉墨女角

陈少蔚◆著

作家出版社

陈少蔚◇著

作家出版社

粉墨女角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粉墨女角/陈少蔚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1

ISBN 978 - 7 - 5063 - 4379 - 4

I. 粉… II. 陈…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04710 号

粉墨女角

作 者: 陈少蔚

责任编辑: 贺 平

封面摄影: 郭海茹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283 千

印张: 18.75

插页: 2

印数: 001 - 8000

版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4379 - 4

定价: 26.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三伏天儿，市京剧团大院的几棵古槐遮天蔽日，给炎热的院子带来丝丝凉意。楼房是“文革”中由教堂改造的。古老楼体与褐色墙壁仍保留着各种精致雕刻，为大院增添了凝重与神秘。镶嵌主楼顶端的巨型钟表，经历了世纪风雨，仍准确无误。每当正点报时，它弹出低沉音响，传唱着大院的喜怒哀乐。排练厅、办公楼、宿舍掩藏在茂密绿阴中。透过缠绕的树冠，依稀可见拱起的屋脊和鱼鳞般瓦片。

“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炎热，却是练功好时节。树阴下，有位“武生”身穿长袍背扎靠旗脚蹬厚底，抓衣带，抬左腿，脚尖慢慢划过头顶，耗起“月亮门”，练习“起霸”，俨然一位出征将军；一位俊俏“武旦”，穿绣花鞋，左翻右踢，不断把对手扔来的花枪踢回；排练厅门口，两排相互对峙、身穿统一练功服的学员，跟着老师口令，习练程式中刀枪对打。墙角庇荫处，两位演员，围着琴师吊嗓。他们摇扇晃脑，唱的是《武家坡》王宝钏和薛平贵对唱；打击乐演奏员围坐树下，敲起“急急风”，“咣咣咣咣……”锣鼓点敲得响而不躁，急而不乱，让人觉得韵味十足。有位身飘香味的“青衣”，手摇马鞭，弓身收腹，跟着锣鼓点跑起“圆场”，芳香随她弥漫院落。

宋海燕提着礼品袋，怯生生走进京剧团大门。虽然袋里只装着一瓶酒和两条烟，她却觉得沉甸甸，仿佛装着自己的希望。她避开人群，快步走进办公楼。

办公楼内，悬挂着剧团各个时期排演剧照。剧照下是演员生活照，介绍演员的职称及行当。获奖剧目和各级领导接见的照片

放在最高位置。

宋海燕无心浏览，快速走上二层。因紧张她有些气喘吁吁，额头挂上细碎汗珠，红色练功服被汗水浸出几块潮斑。她把半长头发后捋，做深呼吸，想把气沉到“丹田”。可忐忑不安的心，像敲鼓似的在胸腔“咚咚”撞着。

宋海燕是省戏曲学校京剧班应届毕业生，主攻“青衣”。戏校女生，个个都像花儿好看，她是戏校的校花儿，可见漂亮绝非一般。男同学给她起绰号：“碧波仙子”。别看她年龄不大，性格却沉稳大方，看上去是块唱“青衣”的“坯子”。她家在农村，父亲早年病逝，母亲拉扯她和弟弟长大。母亲是戏迷，年轻时在村里能演全本《秦香莲》。受其影响，她从小喜欢唱戏跳舞。省戏校著名“青衣”老师肖兰芳下乡招生，发现她并收为徒弟。后来，她在省戏校学习七年，师从肖兰芳，学到不少肖派真玩意儿。

宋海燕长得酷似肖兰芳。戏校老师跟肖兰芳开玩笑，说她招生捡回一女儿。

肖兰芳喜欢宋海燕，左看右看总看不够。星期天，她规定宋海燕必须到自己家，除了给她做好吃的，还单独给她开“小灶”，教绝活。这些绝活，肖兰芳在课堂是不教的。宋海燕毕业，肖兰芳想把她留在身边，继承流派。肖兰芳给市京剧团当团长的师哥张胜春打电话，说好让宋海燕今天考试。礼品袋的烟酒，是宋海燕勒着腰带，透支下个月生活费给张胜春买的。

宋海燕左顾右盼来到挂着“团长办公室”牌子的门口，想敲门，听见屋里有人说笑，门缝还有阵阵烟味飘出。她犹豫，不知该不该敲。她侧脸从落地窗户看院内演员们练功的情景，不由感叹。剧团条件远不如戏校。在学校，她们教室全是中央空调，冬暖夏凉，多舒服啊！但是，铁打的学校流水的学生，毕业就得走人。现在戏校毕业生，不同以前。全省到处搞改革，好多剧团因财政困难被砍掉，她们想找份工作真难！

这时，从走廊那头走来一女人。她左手夹烟，右手端杯，上穿蓝色练功衣，下穿白色灯笼裤，半高跟皮鞋踩在木地板发出“咔咔”脆响。女人扭胯晃腰，边走边唱《苏三起解》西皮快板：“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女人嗓音圆润，吐字清楚。看派头，就知是角儿。

宋海燕觉得女人眼熟，猜测可能是孙丽英。宋海燕观摩过她的戏，知道她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是有名的“青衣”。来时，肖老师告诉她防着孙丽英。说孙丽英心眼小，特独。肖老师还说，她和孙丽英除了感情上有过节，实际并没大事儿，只是孙丽英唱的那派和自己的派别不同，在艺术上互不服气罢了。行话讲叫“恨行”。

肖兰芳跟张胜春和孙丽英原在一个剧团。张胜春演小生，肖兰芳唱“青衣”，两人配戏默契。大伙说他俩是天生的一对。后来，肖兰芳和张胜春相恋。男欢女爱，两人眼见就要结婚。谁知，孙丽英也看上了张胜春。从此，肖兰芳和孙丽英业务上是对手，感情上是情敌，水火不容。为达个人目的，孙丽英把肖兰芳当着张胜春说“文革领导小组”的坏话，添油加醋报告给领导。那年代，一句话就能定反革命。领导找张胜春核实，并吓唬他，说如果知情不报，包庇罪得坐牢。张胜春吓得承认，并揭发了肖兰芳“反革命罪行”。领导上报有关部门，把肖兰芳下放到北大荒劳改农场。结果，一待就是几年。这期间，张胜春打听几个劳改农场，北大荒太大，没找到。张胜春为此愧疚，觉得对不起肖兰芳。后来，孙丽英如愿以偿追到张胜春。等肖兰芳平反，嗓子和身体已无法恢复。她带着对舞台的眷恋，把爱深埋心底，到戏校教学去了。这些年，她把感情的闸，死死关闭，至今孤身一人。她多年没和张胜春见面。这回，为宋海燕，她才打电话找他。

张胜春一直念着肖兰芳，觉得有愧于她。本来剧团招考学员已经完毕，但肖兰芳找他，他给她面子，同意让宋海燕来考试并答应尽量办成。

那女人抬头挺胸，像没看见宋海燕，走到跟前停住，冷着脸问：“找谁？”

宋海燕赶快朝女人微笑，答：“我，我找张团长！”

女人眯眼，打量，像被宋海燕的美丽蜇了一下。她觉得女孩不光长得好，还眼熟。但没想起在哪儿见过。她柳叶眉一挑，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妒意，说：“你是省戏校来面试的吧？”

宋海燕点头，问：“团长在吗？”

女人听宋海燕没直接回答，脸有不悦，说：“扮相还俊！”说完，她转身推门进屋。边走边说，“进来吧，就等你了！”

宋海燕看屋里烟雾弥漫，坐着两个男人，有些迟疑，站原地没动。

女人回头冲宋海燕喊：“让你进来，咋没听见？当演员还怕羞呀！”

宋海燕红着脸进屋。她神态扭捏，小心翼翼站到门边。她看桌上摆着像手雷似的小酒瓶和香肠，坐在写字台前的男人，嘴里咀嚼着。她心想，办公时间，咋在办公室喝上了？

坐在写字台前的男人微笑着打量宋海燕，赶紧把嘴里的东西咽下，问：“你是宋海燕？”他又说，“我是张胜春。”

宋海燕赶忙满脸堆笑，用纯正的京腔朝张胜春说：“张团长，您好，是肖老师让我来找您的！”

张胜春看宋海燕，心中一颤。在剧团不知见过多少女演员，还没这么耐看的。他觉得她像影视演员，五官让人挑不出毛病。再细看，让他心惊，宋海燕的脸蛋儿跟肖兰芳年轻时像极了。他的心被揪了下，涌起一股爱潮，觉得自己喜欢这孩子。但他抑制住情绪，故意打哈哈，指着那女人对宋海燕说：“这是剧团‘艺委会’主任孙丽英老师。”他笑着补充，“也是我老婆！”说完，他抓起酒瓶仰脖“滋”了口，脸上露出痛苦的笑容。

张胜春自改行做导演，在全省不光导戏水平高，喝酒名气也大。他三顿必喝，而且喝六十五度“老白干”。他在全中国戏曲界，喝酒排戏更出名。他每次排戏，从不多喝，包里只装两瓶二两装手雷式“老白干”和两根香肠，边喝边吃边排。戏排完了，酒和香肠也下肚。他说，不喝酒，排不出好戏。他平时脾气挺好，只要进了排练场，只要喝上几口酒，就六亲不认，骂演员跟骂孙子似的。演员们都怵他。的确，他排的几出获全国大奖剧目，都是喝着酒排出来的。这在中国戏曲导演中传为佳话。实际，张胜春喝酒的毛病，是“文革”中作证把肖兰芳打成反革命借酒浇愁染的。心痛，只有他自己知道。时间长了，便有酒精依赖。不喝酒，就像小虫挠心。

宋海燕微笑着朝孙丽英轻轻鞠躬，讨好地说：“孙老师好！您多关照。我观摩您好多戏呢！”

孙丽英吸烟，眯眼，脸有悦色，朝宋海燕吐出烟。她看宋海燕举动，再听声音，不仅打个寒战，她突然想到肖兰芳。心想，

这孩子长得咋这么像肖兰芳？跟皮儿扒似的。怪不得刚才觉得眼熟。这样想，她对宋海燕印象就坏了。夹烟的手一摆，用鼻音很重的京腔说：“甬客气，听胜春说你是肖兰芳的学生，一会儿下去吊吊嗓儿。”说完，她坐到沙发上，跷起二郎腿又说，“唱的时候讲究着点，别跟肖兰芳那样，嘴里跟拌了蒜似的！”

宋海燕又怕又恼。她不允许别人说肖老师坏话。但是，她和孙丽英初次见面，不能表现不满。所以，只从心里生气，而表面却装没听懂。她压着恼怒，微笑着对孙丽英说：“孙老师，您得多指点！”

张胜春说：“小宋，甬客气，孙老师不是外人！当年我们和……”他本想说我们和肖兰芳是好姊妹。但看到孙丽英冷峻的眼神，打住，故意岔开话题。嘿嘿笑着指了指坐在沙发上的胖男人又说，“这是咱团名誉团长郎二虎，你叫郎总就行。他是咱郊区知名企业家，是大老板！”

宋海燕听郎二虎名字蹊跷，不由“扑哧”笑了。她一笑更甜更好看，洁白的牙齿像两排琴键，有弹性地排列在微红的嘴唇里。笑完，她朝郎二虎说：“郎团长，你好！”

孙丽英听得清楚，宋海燕用的是你没用您。她斜眼看她，心想，这个丫头片子岁数不大挺有分寸。

郎二虎盯着宋海燕，眼都不眨。他朝她微笑，默许着她对自己的称谓。心想，我他妈啥团长？只是挂名，实际就是赞助钱！要能变成真团长多好！但不知为啥，他被她叫红了脸，靛脸对她说：“小宋啊，你要来剧团，我给你投资排出戏，让你成名！”说完，他挪动肥胖身体站起来，掏出压着塑料膜的名片递给宋海燕。

张胜春玩弄着小酒瓶，笑着对宋海燕说：“郎老板是京剧名票，他名片不轻易送人。他要包装你，很快就出名喽！”

孙丽英看两个男人对宋海燕过分热情，心底妒火像被手里烟头点燃。她使劲吸了两口，把烟摁在烟灰缸。眉梢一挑，故意将郎二虎军，说：“郎二棒，你是不是看上小宋了，想投多少钱？”

郎二虎脸更红了，说：“哎，孙主任，我是你的崇拜者，咋守着人叫我外号！”说完，他不好意思看了眼宋海燕，又小声嘟囔，“甬好我也是名誉团长！”

张胜春哈哈大笑，把酒瓶往桌上使劲一墩，对郎二虎说：“二

虎，你嫂子是个啥脾气还不知道，叫你二棒这是喜欢你！”

孙丽英笑了。笑得声音脆甜。她对郎二虎说：“真是的，喜欢你都不知道！”

郎二虎挠着短平头发，嘿嘿跟着笑。笑的过程中斜眼看宋海燕。

孙丽英看了眼宋海燕手里的礼品袋，说：“小宋，把烟酒搁下，这么提着累不累？”

宋海燕微笑点头，把礼品袋放到写字台上。心想，这女人眼毒，愣能看见袋里的东西，怪不得肖老师让防着她呢！宋海燕不好意思对张胜春说：“张团长，这是一点心意，您笑纳！”

张胜春佯装推辞，故意嗔怪地说：“你是个穷学生，我怎么能要你的东西？拿回去！”说着把袋子推到桌边。

宋海燕急中生智，说：“张团长，这是肖老师让我捎给您的，是她的意思！”

张胜春知道宋海燕故意这样说。心想，这姑娘真灵。如果嗓子好，加上这扮相，不红才怪呢！他说：“还是你肖老师知道我。”他把礼品袋回拉，接着说，“好，既然是肖老师给的，我就收下！”

孙丽英不满地看眼张胜春，起身，说：“肖兰芳不光知道你抽烟喝酒，还独身等着你呢！”她一摆手又说，“走吧，下楼给小宋吊嗓儿，让‘艺委会’的人过过眼。”

敲锣打鼓的院子静下来。

人们停止练功，围到院子中心粗大的老槐树下看宋海燕考试。

老槐树根部，从地下冒出几根弯曲枝条，枝条相互缠绕形成几个弧圈。有人说，古槐树根是往地下扎的，现在往上翻卷，是被教堂西化。虽是玩笑，说明这块地气独特。有的演员把腿担在弧圈上压着。刚才练“起霸”的武生，脱掉长袍，爬上弯曲的枝条盘坐上面，他故意朝女演员挤鼻弄眼做孙悟空猴相，惹她们笑。刚才那位跑“圆场”的“青衣”，站在离老槐树不远的地方，耍着枪花朝这边看，眼里流露出对宋海燕的妒忌。她是孙丽英的得意门生李慧娟。

张胜春、孙丽英、郎二虎和“艺委会”成员在老槐树下的椅子和道具箱上坐定。他们人手一扇，不停地扇，像要把炎热从面前扇走。

剧团其他人大都站在“艺委会”成员身后，围成半圆形。

“艺委会”由张胜春、孙丽英及剧团主演、编剧和演员队、舞美队、乐队队长外加郎二虎组成。他们是决定剧团排演剧目和对新演员考试及对老演员业务考核的一个权威部门。所以，张胜春把孙丽英安排在“艺委会”主任的位置是费尽心机的。这样，他两口就垄断了整个剧团。

孙丽英是国家一级演员，又是省政协委员，在全省文艺界名气很大。她和省、市主要领导都熟。每年开政协会，她想方设法找领导给剧团要钱。为这，张胜春的位置谁也争不去。因为，别人没这有能耐的老婆。这些年，孙丽英特殊的政治背景和高水准

的艺术造诣，养成她说一不二的“霸”气。历届文化局局长，都是先到剧团拜访孙丽英，然后才走马上任。所以，孙丽英在文艺界被传为通天人物。

宋海燕被大伙围着，心里慌成团。虽然在戏校每学期都彩排，但那是在校内，她毕竟没经过这场面。还没唱，汗顺脖子流，嗓子发干，觉得气短。脑子因缺氧变得空白，腿不由自主哆嗦，想控制却控制不住。她紧张得甚至都想放弃考试。心想，即便今天考上，在剧团日子也不好过。她感觉孙丽英对她的敌意不光因为肖老师，还有女人与女人之间说不出的妒忌。日后，怎么和孙丽英相处？但是，话又说回来，唱戏的到哪儿都这德性。这些天，她跑了好几个剧团，钱也花光了，还没一个剧团答应让她考试。找个机会真难。她鼓励自己镇定，要考上。这样才对得起肖老师，对得起娘。娘还盼着自己留在市京剧团呢！

张胜春看着宋海燕，越看越像肖兰芳，越像越喜欢。心想，孙丽英为演戏，不要孩子，弄得自己断后。自己不如认宋海燕当干女儿。他看她可怜兮兮，心生怜悯，把扇子合上又甩开，鼓励地说：“海燕，别紧张。先和京胡试试调门，放松了再唱！”

琴师李师傅把京胡从琴盒拿出，问宋海燕唱哪段，用什么调门儿，并根据宋海燕说的调门拿出定音哨吹着定弦。有这样一个缓冲过程，宋海燕心里果然放松许多。她知道张胜春这是为自己拖延时间，心里对他特感激。

孙丽英一支胳膊撑桌上，另只手拿着扇子不停地扇。她听张胜春叫宋海燕，气不打一处来。她了解自己男人，心花着呢！心想，刚见面就这么热，要是长了，指不定出啥事儿！她看宋海燕紧张得脸发红，心里高兴。她希望宋海燕考砸，不愿她进来。这些年，剧团所有“青衣”都已拜她为师，她是当然老大。为此，她独惯了。大伙说，她跺跺脚，京剧团都得晃三晃。这话不假。但是，大伙表面愿拜她学艺，而实际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剧团的“青衣”，只有拜她为师，才有戏演。如果不拜，条件再好，也休想上台。多年，整个剧团围着孙丽英转，为她量体裁衣选剧本，按她嗓音谱曲。演员们背后称她“戏霸”。所以，如果进来外派“青衣”，那不明摆着跟她找麻烦？凭宋海燕外形，如果嗓子好，用不了几年，就成气候。再加上宋海燕是肖兰芳的学生，长

得又酷似，她怎么看怎么别扭，就更不愿宋海燕进来。可碍于张胜春已答应肖兰芳，只好让宋海燕走走过场。但她心里打定主意不要宋海燕。她扇着扇子，思忖咋让宋海燕考砸，让大伙说不行。

孙丽英正想心事，李师傅对她说准备好了，是否开始。她左右看看，起身转体对大家说：“大家安静点！”大伙安静下来。弄枪舞棒的停下开始往前凑。她看男演员都直着眼瞅宋海燕，心想，这小狐狸精跟肖兰芳一样，也是惹祸的主儿。走哪儿哪儿的男人就乱套，死活不能要！她接着说，“今天省戏校宋海燕同学考试，大家一块看，把眼放清亮点，选错砸的是大伙儿的饭碗。考完，咱‘艺委会’还要开会再研究。”她朝宋海燕虚情假意接着说，“小宋甭紧张，考不上市剧团还可以考县剧团！”她不屑地一笑又说，“你唱段《苏三起解》导板，按正工调唱，听听你的高音儿。”说完，坐下，跷腿，端起茶杯。做作地拧开杯盖，喝了口。

孙丽英把宋海燕想唱的《白蛇传》否掉，突然提出让按正工调唱《苏三起解》导板，这叫京剧界的阴损坏招。因为，演唱前不喊噪，很容易唱破。

宋海燕想不到孙丽英这么损，她知道她的用意。这段导板，一开口就是高音，而且按正工调唱，演唱前不准备，嗓子很容易出问题。况且，她跑了那么远的路，没喝水，又在极度紧张的情况下演唱，就更容易出纰漏。但是，她必须按孙丽英的意思唱。因为，她是来考试的，让唱啥就得唱啥，哪有挑肥拣瘦的权利？她使劲咽口唾液，运气，朝李师傅点头，意思可以开始。

李师傅摇头晃膀，拉起过门。

大伙静观宋海燕。

现场安静起来。古槐树冠被风吹得“沙沙”作响。主楼顶端巨钟，敲响九下。钟声低沉，余音缭绕。

“停停，先停停！”郎二虎打断琴师。他转脸嘿嘿笑着对孙丽英又说，“孙主任，我不喜欢听这段，让小宋唱段《苏三起解》快板。”他土味十足的普通话，把大伙逗乐了。

李师傅停止拉琴，反感地看郎二虎，意思是他到底听谁的？

张胜春好不生气。心想，郎二虎太过分。这不是业余票社，说停就停。他真想骂他，可没敢骂。郎二虎是财神，每年赞助团里几十万。况且，郎二虎已几次提出不想再赞助，这种人得哄着。

所以，张胜春心里恨，又不能说，还得装出和大伙一样的笑，脸憋得挺难看。他用商量的口气对郎二虎说：“郎总，一会儿再听那段好吧？”

孙丽英也笑了。笑完，她对郎二虎说：“郎总，这是专业剧团考试，你怎么能打断？你喜欢那段，待会儿让小宋单独给你唱！”

郎二虎把脸一拉，瞪着眼说：“我现在想听，干吗还等？待会儿犯俺就不想听了！”

大伙被郎二虎“地瓜味”的普通话再次逗笑。

张胜春和孙丽英气得脸都变了色。

那位盘坐枝条的武生做个鬼脸，学郎二虎腔调，说：“待会儿俺就不想听了！”

大伙哄笑。

孙丽英皱眉拧脖后看，意思让大伙别跟着瞎起哄。她瞪郎二虎一眼，用扇子指李师傅说：“就唱导板！”说完，她歪头朝郎二虎嘟囔，“毛病！”

大伙被孙丽英看得不敢笑，都憋在那儿。

郎二虎看孙丽英真发火，红着脸一缩脖，说：“好吧，先依你！”

大伙发出低沉的笑。

李师傅朝宋海燕点头示意，拉起过门。

.....

郎二虎长得人高马大，虎背熊腰，人送外号：狗熊。他老家是南部山区郎洼子村。当年靠炸山、运石子发家。他从小喜欢唱京剧花脸，还考过市戏曲学校。后来，城郊接合部改造，他倒卖土地，搞房地产和白酒厂发了财。在郊区是颇具影响的农民企业家。有了钱，便渴望政治地位。他搞慈善，为贫困儿童捐款，赞助京剧团。后来，托人当了省政协委员，与孙丽英开会认识。他对她大有相见恨晚的意思。经常请她吃饭，洗脚。还为她赞助从艺三十年清唱晚会。然而，孙丽英对郎二虎“想钱恨晚”。为给剧团拉赞助，她故意逗他。经常给他飞眼，做个媚态，惹得他直上火。他对孙丽英，既崇拜她的艺术又喜欢她的人。可碍于张胜春又不敢太放肆，只能偷鸡摸狗掐一下摸一把。如果哪天掐了孙丽英胳膊，他会给郊区那帮“暴发户”吹牛，说掐了孙丽英奶子，

惹得那些人直流哈喇子。他愿把这种事扩大，馋那些哥们儿。根据郎二虎要求，京剧团报经文化局批准给他挂个名誉团长。后来，郎二虎看中京剧团这块风水宝地，便打起鬼主意。他想，当年洋鬼子在这儿建教堂，说明风水好。如今，这儿处市中心，不远就是步行商业街。如果能在这儿盖座大酒店，边搞餐饮边卖他家的酒，那是发大财的买卖。本来给他挂名誉团长是虚衔，可他却有意当实事儿做。三天两头往剧团跑，到处给人吹，说自己是市京剧团团长，还把名片印上市京剧团名誉团长。他有两种名片，一种没有“名誉”两字。一般这种名片见到漂亮女人和企业家才给。刚才给宋海燕的就是这种。他四处扬言，如果政策允许，就把京剧团买下。众所周知，郎二虎好色，总是盯着女演员屁股。他来剧团，吓得女演员老远捂着屁股就跑。可没人敢得罪他。他有钱有势，说不准哪天真把剧团买下，谁惹这麻烦？时间长了，他发展到剧团大小事都掺和。比如排什么剧目，老演员考核，新演员招聘他都管。他说愿坐在台下当评委，愿要那感觉。实际上，剧团没人瞧得起他，大伙把他当暴发户。但是，郎二虎却很把自己当回事儿。要是剧团研究事没通知他，他会和张胜春大发雷霆，动不动就用停止赞助要挟，还说去文化局找局长告状。弄得张胜春没辙，只好哄他。所以，今天考试，张胜春特意请他来，满足他欲望。郎二虎表面装憨，心里却跟明镜似的。他看明白孙丽英对宋海燕的态度。不知为啥，他喜欢宋海燕。甚至想，要是自己没结婚非娶她当老婆不行。他执意要听《苏三起解》快板，实际是想帮宋海燕。因为，这段不喊嗓也能唱。谁知孙丽英这么霸道，他不得不服从。

宋海燕沉气提腰，胸脯一挺，唱出漂亮的导板：“玉堂春，含悲泪，忙往前进……”导板确实唱得好，把剧团的人震了一下。这般年龄有如此浑厚嗓音，且字正腔圆，实属不多。

人们开始议论。女人，眼含妒意，男人喜挂眉梢。现场，复杂起来。

编剧梁国栋看得眼直，听得出神儿，为宋海燕鼓掌。这种场合他的举动未免有失身份。所以，大伙把注意力转移到他身上，并开始对他嘲讽。但是，梁国栋不管大伙反应，好像已经进入宋海燕演唱的意境。

梁国栋是戏曲学院编导专业研究生，是市文化局招聘到京剧团的。用文化局局长李志刚的话说，这叫“掺沙子”，有让他来剧团接班的意思。文化局在剧团院内分他一套两居室宿舍，并任命为“艺委会”副主任。“艺委会”副主任，实际是挂名，权都在孙丽英手里。但是，每次开业务会他还是提建议。尤其在选择剧目上，他提出不能围着孙丽英找剧本，要多安排年轻演员演出。他常常为业务和张胜春两口争执。但每次争了白争，张胜春和孙丽英根本不听。不过，张胜春和孙丽英也怕他，他叫起真儿，也挺让他俩头痛。

梁国栋家在农村，独生子，三十多岁仍单身。上大学时，拒绝过不少女同学。他说，不喜欢轻浮的女孩儿。父母为他婚事操碎心，可他不急。他说，保险耽误不了他们抱孙子。他长得瘦高，喜欢穿花衣服，低垂的长发很难看清眼睛。从观念，到打扮，他和剧团的人格格不入。大伙说他是京剧界另类。他却对大伙不理不睬，根本不在乎别人看法。他说，他要改变京剧界的艺术审美，让唱戏的人懂文化。剧团的人骂他神经病！但有李志刚撑腰，别人不敢惹他。来剧团后，他看不惯老艺人勾心斗角、相互拆台的戏班子作风。因演员大多从小学戏，没读几年书，没文化装文化人，他为此嗤之以鼻，不屑一顾；对年轻演员盲目继承流派和拿钱拜师成风更是深恶痛绝。他说，那些流派创始人死了多年，干吗还要吃死人饭？他反对演传统戏，主张多演现代戏，抓住年轻观众。并说，那么多先进文化不继承，戏曲舞台偏要演“鬼神”和“帝王”戏，这算什么“国粹”？他撰写的论文《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退出历史舞台！》，在全国戏曲界引起不小轰动。有人说他不是另类，是败类。个别老演员，上文化局找李志刚告状，说梁国栋一个单身来了就给套房子，他们在剧团混一辈子还住筒子楼，不公平。李志刚对告状的人说，梁国栋是招来的研究生，你要是研究生也分你一套。一句话把告状人堵回去。

梁国栋的掌声，无疑是对宋海燕的鼓舞。这场合，哪怕一丁点的鼓励都会给演员增加巨大信心。宋海燕感激地扫了梁国栋一眼。

孙丽英摆手，打断宋海燕，说：“算了吧，你把《状元媒》导板再按正工调唱一下，奔高腔走，我们想听听你的高音儿。”她

看宋海燕犹豫，知道胆怯。因为，唱“青衣”的都怵这两段导板。《状元媒》不光音高，难度也大，更何况没喊嗓，一口气按正工调演唱更难。她又强调，“甭按大路活，关中调不成，就按正工调。”

宋海燕生气，觉得孙丽英太过分。刚才的导板已够呛，又让自己唱这段。但她还是赌气给李师傅点头，示意往下唱。心想，唱砸了散伙。李师傅皱眉，看了看宋海燕，并没拉琴。宋海燕知道琴师的意思，又朝他微笑点头，意思是可以开始。李师傅会意，摇头晃膀，拉起来。

李慧娟站在人群后面，听了宋海燕的导板，脸上忌妒加重。她把腿担道具箱上，把花枪使劲戳地。枪头把地戳个窝，溅起一股尘土。她咬牙注视梁国栋和宋海燕。

李慧娟父母是市纺织厂职工，她从小在纺织厂宿舍长大。养成了见钱眼开、心眼小、忌妒心强的性格。虽然长得漂亮，但身上总带着市民气。她从孙丽英那里知道，文化局有意培养梁国栋当团长，便盯上他。心想，要是跟了他，将来自己就能和孙丽英那样在剧团说了算。再说，她也喜欢梁国栋的“时髦”和研究生文凭。她觉得，剧团女演员，没人能和她竞争。她怕夜长梦多，便托孙丽英从中撮合。

孙丽英觉得，如果李慧娟和梁国栋成了，梁国栋就不会再和他两口作对。便鼓励李慧娟，让她大胆追！

女孩子被爱冲昏头脑，会什么也不顾及。有孙丽英支持，李慧娟开始追梁国栋。她甚至不顾脸面，公开上梁国栋宿舍，搅得梁国栋连剧本也写不成。在众人面前，她故意和梁国栋做出亲热的样子，弄得大伙都知道他们已是恋人了。

但是，梁国栋对李慧娟不来电，总处在被动状态。但是，男人没力量抵挡漂亮女人的诱惑。架不住李慧娟狂轰乱炸似的猛追，他只好被动接受。时间长了，梁国栋也默认自己就是李慧娟的男朋友。只是两人发展的速度比较缓慢。

虽然梁国栋和李慧娟谈恋爱，但丝毫没对张胜春和孙丽英在业务上让步。他对李慧娟说，不能因孙丽英是她老师，就妥协。他还说，看不惯他两口子的霸道。他表示，他要和剧团的歪风邪气斗争到底。李慧娟左右为难，说没想到梁国栋脾气这么坏。梁国栋说，他的脾气是逼出来的，坏的时候还在后面呢！

李慧娟看梁国栋为宋海燕鼓掌，甬提多生气。她感到脸发烧，觉得在别人面前丢面子。她气得眼泪快出来了。人们在看宋海燕，没人注意她的情绪。

谁知，宋海燕一张口，气顶不上，嗓子不给劲儿，到高音嗓子唱破。行话叫“刺花儿”。这是演员的大忌。她停止唱，像羊羔似的瞪着可怜眼睛。然后，不好意思地对张胜春说：“对不起，张团长，我有些紧张，我……”

孙丽英抿着嘴，得意地摇头晃膀子扇扇子，想用最尖刻语言打击宋海燕，使之没情绪。最好刺得宋海燕自己放弃考试。她知道这招最损，因为，演员是靠情绪演唱的。她不屑地说：“小宋，这小场面就吓得刺花儿，要是到了台上还不吓得尿裤！”她一说，看热闹的人哄然大笑。

果然，宋海燕被孙丽英说得情绪全无，窘得恨不得找地缝钻进去。她想和孙丽英争辩。可又想，不能急。自己是来考试的，不是和孙丽英吵架的。她擦了把额头的汗对孙丽英说：“我刚才没喊嗓，唱刺花儿也正常。”她犟着劲对李师傅又说，“接着唱！”虽然语气平平，但能让人听出心中的愤慨。

孙丽英哪容年轻人对自己这般说话。她把扇子往道具桌一摔，态度蛮横地说：“还唱啥？就算没唱刺花儿，嘴里根本不讲究，跟肖兰芳一样像拌了蒜！”

宋海燕觉得心似火烧，火从眼里往外冒。她盯着孙丽英，恨不得烧死她。她的情绪大伙都看出来，但谁也不敢说。因为，孙丽英专横跋扈惯了，没人不怕。

孙丽英看着宋海燕，一挑眉，冷笑着说：“你瞪着眼想吃人，说你还不服气？”

宋海燕用颤抖的声音说：“我可以不参加考试，但不允许你说肖老师！”说完，她一甩头，气宇轩昂地走了。